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 
第一一七回 甘蘭娘改扮溫小姐 眾英雄假作送親人

《西江月》曰：世事無非是假，誰知弄假成真。本是沙家女釵裙，巧把蘭娘眼混。自從結為秦晉，無暇著意追尋。今朝才遇做媒人，能不一一訪問？

且說甘媽媽對著南俠、北俠、雙俠、智化、過雲雕朋玉，一提郭家營的這個惡霸雙錘將郭宗德，先前怎麼窮，後來大闊，全是崔德成的銀錢。怎麼硬下花紅彩禮，要搶溫員外家女兒。這裡本家朱文、朱德弟兄兩個，一個是收了監了，一個是在郭家的空房子裡頭幽囚起來了。大眾一聽，頭一個就是丁二爺好事，說：「這不是要反嗎？你告訴我他的門戶，我去找他去。」北俠說：「你先坐坐，你等著我們親家說完了，咱們大家議論個主意，還能不去嗎？」丁二爺這才落坐。甘媽媽說：「不然我怎麼說你們幾位來的真巧呢？」北俠說：「智賢弟，你出主意罷。」智化還沒有說話呢，溫宏衝著大眾雙膝點地，說：「眾位老爺們大駕光臨，實在是我家小兒的萬幸。」智爺說：「老翁你先請起，有話咱們大家計議。」

老頭將要起來，忽然闖進幾個人來。智爺一拍巴掌，說：「咳！我的膀臂來了。」

又把溫員外嚇了一跳。原來是雲中鶴魏真、小諸葛沈中元、白面判官柳青，三個人過來與甘媽媽磕頭，說：「師母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想死孩兒們了。」甘媽媽見三個人給他磕頭，魏真、柳青兩個人問好。甘媽媽說：「你們起去。」就覺著心中一慘，不禁淒然淚下，就想起自己沒兒，還有這麼兩個徒弟、一個內姪。回思舊景，又想起九頭獅子甘茂來了，那樣健壯的身體倒故去了，更覺著心中淒慘。魏真與柳青看著師母有二□載的光景不見，如今相貌也透著老了，也覺著淒慘。按說見面當是一喜，此時倒是悲喜交加。甘媽媽問：「兩個孩兒，你們在外這幾年可好？」兩個人一口同音說：「托師母之福，倒也平平。」蔣四爺單單過來說：「小親家子，這一向可好？」甘媽媽說：「瘦鬼！別挨罵了。」雲中鶴作實實的瞪了他一眼。甘媽媽說：「今天人們都在此處，咱們三頭對案的說一說。病鬼你冤苦了我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先等等，我先見見禮，有話然後再說。」過來與大眾見禮。先見北俠，然後智爺與他行禮，過雲雕朋玉不認識，南俠、北俠給指引，連溫員外都見了一見。北俠問蔣四爺見大人的事，蔣爺就把黑水湖的事學說了一遍。北俠他們這才放心。智爺就把這溫家莊的事，如此如彼告訴了蔣爺一遍。蔣爺說：「怎麼辦呢？」甘媽媽說：「瘦鬼，說完了話了沒有？」蔣爺說：「完了。」甘媽媽說：「你給說的媒，這是怎麼件事？倒是那個是真的，那個是假的？」蔣爺說：「當著你徒弟在，這我要冤你對不起你徒弟。」甘媽媽說：「你還不冤我哪！拿大姑娘悞算爺們。」蔣爺說：「是你自己瞧的呀，是我一定叫你給的？你讓我作個媒人保人，我那時說過，作媒不作保，準有一個艾虎，那就不算冤你。頭一件，我得對的起柳賢弟，對不起人的事我不作。這準對得起你們娘們。怎麼如今你倒和我找起後帳來了？」北俠說：「你們就不必分爭了，大概這也是夙世的姻緣，月下老人配就的，非人力所為。」

甘媽媽說：「算了罷，你長肉去罷。咱們管管人家朱家橫事，行了罷？」蔣爺說：「那焉有不行之理？智賢弟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甘媽媽說：「還有件事哪，我這個女兒他還要去哪。」就把蘭娘兒的話學了一番。蔣爺說：「就不用姑娘去了，比不得先前沒人，這已經有了人了，還讓姑娘出頭露面的幹什麼？」

就聽見後窗戶那叫：「媽呀，媽！」甘媽媽出去，不多時回來說：「方才還是我女兒把我叫出去，還是願意替人家姑娘去。這一趟不讓他去，他就行拙志。不瞞眾位老爺們說，我那女兒養得太嬌，這可是怎麼好？我和二位親家商議商議，這事情是怎麼辦法？」

我那姑娘是太濁；若要是太濁，叫他去他都不去。誰家有姑娘替人家當新人去？他可不是傻是什麼？」智爺說：「歐陽哥哥，說句話罷。這以後過了門，兩口子性情可不差什麼。」北俠說：「智賢弟，你出個主意罷。我是艾虎的義父，我不敢作主意，久後一日艾虎不答應，我擔個住。」智爺說：「歐陽哥哥，你可會推乾淨。」北俠說：「不是推乾淨，我這義父不敵你這師傅。」蔣爺說：「智賢弟，你為難歐陽哥哥幹什麼？依我說，你們哥兩個無論誰出個主意，艾虎也不能不答應，這是一。二則間，姑娘不會本事，性情還驕傲呢，況說會點本事，脾氣更驕傲咧。他有這一身的工夫，大家再保護著，大約也沒有什麼舛錯，不如讓他去就截了。我這可是多說。」智爺說：「去就去罷。」大家點頭。甘媽媽也就樂了。

蔣爺說：「咱們就把這個主意商量停當。溫員外先把他的女兒藏起來，咱們可各有個專責：歐陽哥哥去救人；展大弟等事完，上縣衙裡去要人；魏道爺、柳賢弟，你們哥倆個前後巡風；沈賢弟，你表妹、你姑母，千斤重擔全交給你一個人。瞧著那時事要不順，就亮刀殺人。咱們有個暗令，擊掌為號。親家，你可看著姑娘，別讓他拜天地，作為姑娘的奶母，隨隨步步別離開姑娘。再說上轎之時不讓點燈火，說叫人家瞧了，今天日子不好。餘者的人，作為送親的。」蔣爺這麼一分派，公然就把這一件大事派妥當了。

溫員外先給大眾行了一個禮：「待等事畢之時，一齊給大眾道勞。」蔣爺先教溫員外回家，早先叫姑娘放心，也好讓姑娘拾奪拾奪，明天好上親戚家躲避著去。

頭天不提。到次日，北俠、南俠單走，魏真、柳青單走，問明白了郭家營的道路，前去上郭宗德家門口踩道。甘媽媽與蘭娘早有蔣爺分派著，叫朱家的家人僱了二人小轎兩乘，送甘媽媽、姑娘上溫家莊。到溫家莊停轎，去扶手下轎，溫員外迎接出來，一躬到地，往裡一讓。轎錢外邊已然是開發了。將到裡面，暖玉迎接出來，要行大禮磕頭。

甘媽媽攔住，說：「哎喲！我的乾女兒。」從此認甘媽媽為乾娘，與蘭娘兒為乾姊妹。

讓到溫小姐的香閣繡戶，從新與甘媽媽、蘭娘兒行禮。蘭娘兒攙住說：「你淨磕頭也是無益於事。」溫員外進來，說：「外邊轎子到了。」溫小姐與甘媽媽、蘭娘兒灑淚分別。

小姐去後，外面有人進來說：「沈爺大眾到。」甘媽媽出去迎接，讓到前庭落坐，先獻茶，後擺酒，都是甘媽媽張羅。蔣爺說：「親家，你怎麼張羅我們哪？咱們都是幫忙。」甘媽媽隨道：「如今本家姑娘我認為乾女兒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應當道個喜兒才是。」不多一時，溫員外進來，張羅大家酒飯。蔣爺問：「把姑娘送下了？」員外說：「正是。」後面與甘媽媽、蘭娘兒預備酒飯。用畢之時，蔣爺叫找衣服，或買賣人的，或長工的，預備好了，淨等第二天晚間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的是朱家莊，北俠等分頭踩道，到了雙錘將家門首，好惡霸，懸燈結綵，聽裡面刀勺亂響。瞧看明白，幾位使了個眼色，歸奔朱家莊來。到朱家門口，進了朱文家庭房，從新落坐，大家議論怎麼個辦法。雲中鶴說：「他這有的是從人，叫從人暗裡探望。再說郭家營離這不遠，打聽著那時有信發轎，咱們大家再去不遲。」果然派從人探望。

天到初鼓，從人回來。大家起身，一直撲奔郭家營。到了郭宗德門首，北頭東牆腳躡將進去。北俠、南俠、雙俠一直撲奔正西，雲中鶴、白面判官撲奔西北。

單提北俠前去救人，也不知朱德現在什麼所在。仗著自己是兩隻夜眼，走到太湖山石四下觀瞧，忽見那邊破房子裡有一個燈籠兒一晃，兩個人打著燈籠往前去，嘴裡頭抱抱怨怨的說：「拿住他殺了就截了，何用又給他吃的？再說明日事完，他出去一準是有事。」那個說：「你知道什麼？這叫成心羞辱他。少時拜堂的時節，還提溜出來叫他瞧著哪。明日趕事畢，把他一放。這人要出去，不能像咱們出去了，苟延歲月，還活著？這個人火性是大的，出去就得死。不然咱們給他什麼，連吃都不吃。」隨說著，撲奔正南去了。北俠以為必是在這個屋中，遂擊掌，南俠、雙俠也到。南俠回手拉七寶刀，把鎖頭一點，「嘩啷」一聲，鎖頭脫落，把門一開，內中果有一個人在那裡，四馬倒攢蹄捆著。北俠一看，就知道是朱德。過去解了繩子，口中塞物拉出來，見朱德爬在地上，一絲兒也不動。丁二爺問：「怎麼了？必是受了傷了罷？交手來沒交手哇？」朱德搖頭。

北俠說：「二哥，他這是捆了兩天，捆的渾身麻木，攙起來走走就好了，一點別的傷症沒有。」丁二爺說：「我攙起來溜溜他。」北俠說：「沒有那個工夫，你背他走罷。」

展爺聽了這句話，一伸手把朱德背將起來，拿紗包兜住他的下身。展爺在自己胸前繫了一個麻花扣兒，那怕就是撒手，他也掉不下去。朱德雙手又攏住展爺的肩頭，說：「眾位恩公，我也都不知道是誰？」展爺說：「全上你家去再說罷，此處沒有講話的工夫。」

北俠說：「二弟走哇。」丁二爺說：「我不去了，我在這還瞧熱鬧哪。」北俠囑咐：「二弟小心著。」竟自出東牆去了，一直奔朱家莊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雲中鶴、柳青奔在後面，瞧見有一座高樓，裡面燈光閃爍，用飛抓百練索搭住了上面，二人導絨繩而上。到了上面，起下飛抓百練索來，直奔西邊房屋。到了窗前，用舌尖吐津，把窗櫺紙戳了個小孔，往裡一看，是一男一女。書中暗交代，男的就是崔德成，女的就是郭宗德之妻。擺著一桌酒席，兩個人對面吃酒。男的是文生公子打扮，女的是妖淫氣象。郭宗德之妻說話，慘悲悲的聲音，說：「兄弟這就好了，今夜洞房花燭，燕爾新婚，這就得了。今夜這酒是離別酒，從此個月期程一年半載，還能到為嫂這裡來一次不能？」崔德成說：「嫂嫂只管放心，要忘了嫂嫂，必遭橫報。」婦人說：「你們這男子說話，專能夠隨機應變，說的時節實在好聽，轉過面去就是兩樣的心腸。」

崔德成說：「嫂嫂待我這一番的好處，銘刻肺腑，永不敢忘。別看這時，這是我哥哥苦苦相逼，讓我成家辦事，擠兌的實在無法了，我這才指出溫家的姑娘來了。我本是推托的言語，不想他竟作出這麼一件事來。」婦人說：「轎子是走哩，少時就搭到。既不願意，早些說明才是。這明明的你在我跟前撒謊。」崔德成說：「嫂子，讓你看著，搭到了我也不去拜堂。」婦人說：「你準口能應心嗎？」崔德成說：「我要是有半句虛言，讓天打雷劈，五雷轟頂。」婦人說：「這你就是不去拜堂也不行，人已是搭在家來了。你早有這個心思對我說明，我也就把肺腑話說出，咱們兩個就作個長久的夫妻了。」

你不肯說出來，我也就不肯說出來。」崔德成說：「咱們這個長久的夫妻，你不用打算，就是朝朝暮暮的在這個樓上，我都放心不下。」花氏說：「你叫多此一舉。」崔德成說：「多此一舉？好罷，一下要讓他撞上，那可不是當耍的呀！」花氏說：「我告訴你說罷，我要沒有那個拿手哇，那個烏龜忘八小子，早就找上咱們門來了。若非是有拿手，他就能這樣不聞不問的嗎？」崔德成說：「什麼拿手哇？拿手什麼？拿手也不行。」花氏說：「這個意思，你是怕他？」崔德成說：「我怕他。你先把這個拿手告訴我，我就不怕他了。」花氏說：「我有意要告訴你，怕的是咱們不能長久，這是何苦哪。」崔德成說：「好嫂子，你告訴我聽聽。你我不放心，我對天盟誓。」花氏說：「我要說出這個話來，可有干係呀。他那條命在我手心裡攥著哪，我要讓他活，他就活；我要讓他死，他就得死。」崔德成說：「你說說，是什麼拿手？」婦人說：「你真要瞧，給你看看。」就見打箱子裡頭拿出一件東西來，交與了崔德成。那廝拿過來一看，說：「可惜！可惜！我要早知道有這物件哪，咱們兩個人長久夫妻就准了。」

魏道爺與柳爺聽外邊一陣大亂，大吹大擂，鼓樂喧天，聲若鼎沸。大鬧郭家營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